

挂印

洪放

GUÀ ZHÌ

《秘书长》作者洪放最新力作

挂职者既是领导，又是客人，既要参与决策又要摆正身份不越位，既是联系上下级干部的纽带，也是极易腐化的高危人群……
挂职是试金石，还是绊马索？进退浮沉，自挂职始。

挂职

洪放



GUAZHI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挂职 / 洪放著. —北京:长征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204-406-7

I. 挂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5882 号

书 名: 挂 职

作 者: 洪 放

责任编辑: 高 山

特约监制: 辛海峰

特约编辑: 张超峰 刘山峰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印象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版权提供: 中文在线 邵宇辉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(010)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ISBN 978-7-80204-406-7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江南省新一轮的干部挂职工作正式启动了。

挂职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不改变干部行政关系的前提下，委以具体的职务到其他地方，培养锻炼的一种临时性任职行为。挂职又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下挂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挂职。还有一种比较少见，但也实施过，叫上挂。就是基层的干部上挂到上级机关，这里面的意思更多的是学习。

省里这次的挂职当然是下挂。既是下挂，这里面的名堂就很多。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常性工作。挂职的奥秘在于它往往能关系到挂职者将来的升迁。这些年，仅仅靠在机关上待着来提拔，难度越来越大。特别是一些到了处级这个坎上的干部，再想上就更难了。处干们的年龄都在四十来岁，一长溜的，排得人绝望。要从这条长龙中，挤出来爬到副厅，可谓是难上加难。

挂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成了一条奇妙的通道。

早些年，干部一听说要下去挂职，总是抱怨。而这几年来，江南省委宣传部的处干们，为了下去挂职，想尽了法子，使出了浑身解数。一旦下去了，干个两年，回来不是提成实职副厅，也多少能解决一个副厅级巡视员。一辈子泡在行政的河水里，谁不指望能再升一级？到老了，还是个处干，在不知情的人的眼里，也许了不得了。可是对于一些知情的人来说，就很让人不太瞧得起。这就比如在县一级。一辈子再怎么着也得混个科干。不是你非得要当个什么，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，更多的时候，人还不是为着面子在活？大家吃饭的桌子上，不自觉地总是按官位大小来坐。老资格的科员，也难以坐到年轻资格的科长上面。不是不能坐，而是你一坐，心里就不自在，人家看着也不自在。何必呢？

宣传部的处长们，到下面县里，个个人模人样，威风得很。可是一回到部里，三十几个正处，还不包括享受正处待遇的一干人马，齐扎扎地往机关里一摆，威风早没了。再看上面，部长、副部长、巡视员、副巡视员，加起来又是二十多个。处

干还能算什么？随便走到哪个办公室，一瞥办公桌上的牌子，不是副处就是正处。用句玩笑话说：部里司长，省里处长，县里科长，乡里村长，村里组长，大长小长，级别一样。

一个干部，在机关待久了，说他不名不想利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好马还得看你跑多少路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还不是好士兵呢？

既然都想再上一步，都想再当个更大点的官，都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那么，处干们向往厅级，也是理所当然了。可是，“现在是没有位子啊，大家都是好干部，我也想大家都能上哪。可是……”分管干部的王化成副部长总是这样感叹。

感叹归感叹，工作归工作。江南省委宣传部的工作是有口皆碑的。省委领导多次表扬说：宣传部真正地起到了党委的主阵地和喉舌作用。宣传部长欧阳杰，听说很快就要提拔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多少也让宣传部的干部们感到快乐。一个部门，主要领导的后继任用，很大程度上能体现上级对这个部门工作的态度。主要领导被提拔了，就说明他领导的部门工作上去了，得到了首肯；反之，则是一种无言的批评了。既是批评，也就不怎么光彩。连同下面干部的作用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。

宣传部目前正是大好的时候，欧阳杰部长很受省委书记叶孟明的器重，也得到了中央的关注。这样的时刻，欧阳杰在省委常委中的说话分量，也在不断地上升。这次省里新一轮干部下派，本来组织部只给了宣传部一个额。组织部对宣传部这一块，一直有一些压制。从上到下，组织部都感到自己因为管人事，就必得在宣传部之上。可是，江南省委组织部最近这一两年却不行了。原因是组织部长秋明平出事了。组织部里另外有七个厅、处级干部，一并被双规了。新部长倪少平，是从外省调来的。情况还不太熟，说话也还是相当谨慎的阶段。因此，欧阳杰部长一说，就赶紧补了个额。两个，对于宣传部来说，这些年也是没有过的事了。这里面的潜意思是，宣传部一次性地获得了两个很快能被提拔为副厅级的名额。这多难啊！

全省新一轮下派干部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，王化成副部长参加了会议。回来后，很快向欧阳杰作了汇报。欧阳部长听完后，略微沉思了会儿，说：“还是按照正常程序来办吧，先开会传达，然后自愿报名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王化成皱了皱眉，他是有些担心。这样一来，如果一点倾向性意见不拿，到最后可能竞争就很激烈，很难把工作做好，“我看，部长，是不是先开个部务会……”

“这个就不必了吧。这次有两个额，我看还是先让大家报名吧。然后看情况再说。”欧阳杰说着拿起了手边上的文件。

王化成也不好再说，他出了门。走廊上的温度比房间里面低多了。正是十一月份，今年的秋天天气格外的凉。一直下雨，秋雨连绵，就有些阴冷。

刚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王化成就看见办公室主任简又然正站在桌子边上。见王化成进来，简又然笑笑说：“我正等王部长呢。这是要您尽快签发的几个文件。另外，您出差的飞机票也送来了，是后天下午的，部里组织处的高处长陪您一道。”

高处长叫高萍，是个年轻的副处长。才三十多一点，一直没有结婚。人长得也好，很灵活，王化成副部长很喜欢。简又然特地把她的名字点了出来。

王化成含糊地笑了下，把一摞子文件递给简又然：“明天上午召开部里职工会，主要是下派挂职的事。你安排下。”

“好的”，简又然答着，又问，“挂职？听说我们部里有两个额。我想……”

“你也想下去？”

“这个……在部里也待了十几年了，下去锻炼锻炼也是有必要的。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小简哪，你今年四十不到吧？”

“正好四十，也不小了。”

“还早，还早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准备吧。”

简又然笑了笑，说：“还请王部长多关照。”

临走时还顺便关上了门，王化成把刚送来的几份文件看了看，关于年底三下乡的。这事每年都得做，每年都得发文，他随便看了看，改了几个字，就签发了。另一封是关于召开省作协大会的。王化成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这些作家们对文字讲究得很，你审稿时不把好关，弄得不好就掉进了他们的套子里。这是王化成不愿意的，虽然在部里联系文联这一块，但真正文联的工作，是由文联党组负责的。他也只是个把月问一两次而已。

正想着，简又然又推门进来了。

“王部长，会议的事安排好了。听说这次是两个？”

“是啊，欧阳部长向组织部争取了一个。这么多的干部等着，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啊！是吧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

简又然处长走近了过来，将手中的一个小盒子放到了桌子上。

“这是……”王化成抬头问。

“啊，是我的一个同学从东北带过来的土参。小苗说，一定要给您带一点。这不，带来好几天了，刚才才想起。这可是真正的野参。”简又然说着，将盒子打开来，一株人形的小参，静静地躺在盒子里。参呈黄色。王化成看电视上介绍，这是野参一个最基本的特点。

“这可不好，小简啊！那，就谢谢小苗吧，带个信，让她有空到静子家去玩。”静子是王化的女儿，与简又然的妻子小苗是大学同学。

简又然笑道：“一定跟她说，一定。”说着将盒子盖上，又顺手将盒子放到了王化成办公桌旁边的小地柜上。

简又然回头又朝王化成看了眼，就要往外走。王化成喊道：“将这文件拿去先看看吧，小简。”

简又然便回过来接了文件，出了门，他扫了一眼，正是关于挂职干部的文件。他笑了笑，正遇上人事处的吴处长，招呼道：“有什么高兴的事？看你笑的。昨天晚上遇到红颜了吧？哈哈。”

“你尽胡说。我有什么红颜。人老了。”简又然搪塞道。

“你老了？听说还要下派呢？能老？”

“谁说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
“两年一溜，副厅到手。好啊，好！”吴处哈哈笑着走了。

简又然摇摇头，回到自己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是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，除了他，还有赵妮。她是办公室的专职接待员，长得很漂亮。简又然喜欢听她说话，轻轻的，甜甜的，像流水一般。简又然有时有烦恼了，就爱逗她。她一说话，他心里便释然了。久而久之，他和赵妮便很自然地沾到了一块。不过在这一点上，他们两个都是很有分寸的人，谁都不在单位有任何表现。哪怕就他们两个人在的时候，也都装得一本正经。“两个人好，是感情上的事。为这事，让单位上人说话，不值。”这是赵妮的观点。而简又然则更直接，“有了关系不怕，怕就怕不能正确地处理好关系。”他指的是正确地处理好妻子和情人、单位与家庭、面对面上班与一时冲动等方面的关系。因为有了这些底线，这两个人虽然天天坐在一起，却很难让部里其他人看出什么来。他们一周才约会一次，而且地点都是离市里远远的郊区。约会一完，回到办公室，两个人又都恢复到了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。有时，简又然还当着其他人的面，狠狠地批评赵妮两句。赵妮则经常在背后跟别人说：“简主任这样的人，除了唯上，一无是处。”

简又然将文件放到桌子上，刚要坐下来看，电话响了，是老同学马长久打来的。

马长久在省发改委工作，也是个处长。他电话的意思就是下派挂职的事。说发改委有一个额，都在争。看来，他的希望不大了。问简又然怎么想。“这年头，下去蹲两年，回来解决问题，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捷径啊。又然，你可要抓住。”

“这个我正在考虑。”简又然道，“你也一样啊，回头再说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赵妮正望着他。简又然没有做声。他正想着上次托人从东北带回来的土参，总共有四份。留了一份给老岳父，还有三份。刚才送了王部一份。还有两份，一份给欧阳部长，还有一份嘛，他想了想，还有两个副部长，程部和丁部。这两个人中，丁部一般不太说话，而且说话起的作用也小，就干脆给程部吧。想着，他又起身从桌子柜里取出一个小盒子，用纸包了，向程部的办公室去了。

赵妮看着简又然，从鼻子里哼一声，却又会意地笑了。

江南省委宣传部，一共有一百多号人马。这里面包括宣传部下面的一些副厅级机构。这么庞大的摊子，就像一台机器，要想高效率地运转起来，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。好在欧阳部长驾驭全局的能力强，宣传部上下团结，在江南省的影响也日渐看涨。

下派挂职干部的会议，就在部里面的二楼会议室召开。王化成副部长主持会议。人事处长先带着大家学习了省委关于下派挂职干部的文件，整个会场里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杜光辉习惯性地坐在靠门边的位置上，他是部里面老资格的工会副主席。工会主席由丁部兼着，副主席也是正儿八经的正处。在部里，杜光辉算得上是个“老人”了。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现在，他在部里一共待了二十一年，从二十三岁一直干到现在四十四岁。部里面除了人事处，其余的处室他都待过。一开始，他是宣教处科员，然后是组工处科长，再干到办公室副主任，然后到工会专职副主席。中间他还在其他一些处室时间不等地帮过忙。整个部里，除了司机班的一两个老司机外，他是最老的了。

杜光辉为人实在，这在宣传部里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。这个人，个子不高，脸色清瘦，乍一看，就像一个刚从实验室出来的人，似乎少晒了阳光，显得有些豆芽。但是也就是这个老实人，也是整个部机关脾气最倔的一个人。很多新来的年轻人，一开始并不清楚。等到某一天，突然看到杜光辉因为某一件事而发火时，他们觉得这是一座沉默的火山，一旦爆发了，只有任着它燃烧。在部里，杜光辉与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不冷不热。看不出他对谁印象好，当然也看不出他对谁印象不好。

上届干部下派挂职时，杜光辉曾经打过报告，要求下去挂职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。当时部里只有一个名额。已经离任的老部长出面为他的女婿琚长远说话，

结果杜光辉没能去成。据长远去了。最近，据长远已经回到省直了，但是没有回部里，而是直接去了新闻出版局，当了副局长。杜光辉为此曾在部里同王化成副部长拍了桌子，后来还是欧阳部长出面，才平息了这风波。

这一次的下派挂职，论条件，论年龄，杜光辉都符合。杜光辉听着文件，却眯缝了眼睛。

王化成副部长说话了：“这次下派挂职，欧阳部长的意见是，只要是符合条件的，大家先报名，然后再定。到基层挂职，是一次很好的锻炼，对于每一个干部来说，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刚才的文件，领会文件精神。对照自身情况，作出决定。”

其他几个副部长都点头，会议就算结束了。杜光辉第一个出门，因为他坐的位置，必须先出来，否则就挡了别人的道。他正要往办公室走，王化成副部长喊住了他：“光辉啊，来，来，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“啊，有事吧？”

“没事就不能来？”杜光辉随着王化成过了办公室，王化成问，“这次怎么考虑的？”

“我还没想。”

“啊，是吧。上一届因为名额问题，所以……这次，我看你再争取吧。”

“我还要想想，孩子读高中了，我……”

“这个不是问题。关键还是你自己要想好。机会不容易啊，你也是老处干了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就这事吧，那我走了。”

说着，杜光辉就出了门，走在走廊上，正碰着简又然。

“啊，杜主席，刚才我让赵妮把文件复印了一份送给你了，你符合条件啊。”

“这也难说。”

“什么难说？你老杜啊，就是……”

杜光辉没有应声，往自己的办公室走了。

简又然摇摇头。昨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反复地想了想，这次下派挂职，他是必须要争取的了。在部里待在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，外人一看，这是个最容易被提拔的位子，可是还得要等。既要等机会，还要等名额。几个部长，包括欧阳部长在内，都很关心他。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，都曾表示要为他简又然的事说话。可是，这毕竟是还要漫长等待的事情，何况欧阳部长听说又要调动了。主帅

一换,方针就不一样了。下去挂职,到底得是个现成的。以他这个年龄,凭着他简又然的能力,他相信自己两年后,会以一个副厅的身份回到部里的。

简又然的妻子小苗并不同意简又然的想法,说在部里待得好好的,却成心要到下面去。下面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搞的,复杂得很。何况家里孩子也大了,明年就要中考。这一下去,孩子怎么办?

“你这目光太短浅了”,简又然喝了口茶,朝小苗看着说道,“机会难得,过了这村就没这店。这次不下去,我不知道在部里会待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?两年不也快嘛。孩子中考,她自己知道努力。欣欣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何况下去是挂职,很多时候其实是待在家里的。这你还不放心?”

“我是放心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。”小苗嘟哝道。

“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,反正都是工作,不就是为了……唉,不过,倒还要找人,想办法到个好一点、离省城近一点的地方去。”

“就到我老家湖东去吧,离省城才一个小时,多近。经济条件也好。”

“那也不错。我明天去找找吧。”

简又然现在已经不太担心这次他能不能下去,王化成副部长已经明确说了,程部长也同意。欧阳部长按理说也不会反对。但是,下去只是第一步。下到哪个地方,是更重要的。这些年,下派挂职干部虽然回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提拔,但在使用上却是有区别的。这就跟你下到哪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小苗说的湖东,这是下派挂职干部们都想着法子要去的一个县,不仅仅是区位优势,更重要的是这个县经济实力强,在江南省一直排在前三位。到湖东挂职的干部,回来后基本上都安排到了比较好的副厅级位置上。那些到一些偏远地区的挂职干部,回来后虽然也提拔了,单位却不太好。有的甚至就是副厅巡视员。对于简又然来说,将来混个副厅并不是难事。关键是要通过挂职,早一点解决。按他的年龄,他还是有可能向更高的级别冲击的。

现在,在党政机关工作,年龄成了宝贝。大一岁,往往就决定了你将来的位置,决定了你到底能升到哪个坎上。简又然如果能在四十二三岁前,解决了副厅,当然得是实职,那么,到四十六七岁,他就有望解决个正厅。而刚才在走廊上碰见的杜光辉,简又然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顶多只是个副厅的料子。在机关里,所有人往一块儿一站,谁将来怎样,其实是能一眼看得出来的。杜光辉蔫得像只秋后的茄子,一年四季,闭着个嘴巴。说实话,能混到目前的正处,已经是了不得了。上一届他要下去,大概不仅仅为了将来的副厅,可能更多的是想暂时离开一

下机关。工会专职的副主席,其实就是闲差一个,只是因为这么大机关,非得有这么一个位子,不然,要他做甚?

说起来,杜光辉还有些传奇的经历。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得像头牛的人,五年前还曾经闹过离婚。而且闹得狠,弄得满城风雨。最后自然是没有离成,杜光辉也受到了组织上的谈话处理。从此,这人就变了,一天到晚不太说话,没事总是坐在办公室里,一张报纸能从头看到尾。三年前,部里工会副主席退了下來。谁来接这个位子?正巧欧阳部长新来,觉得杜光辉人诚实,何况工会副主席这位子,一般的副处长都不太愿意过去。杜光辉就捡了这个干枣子,一直含着。可别说,这几年,工会倒也做了些事。很大程度上,就是因为杜光辉的倔。他一倔,向部里提出来的要求,基本上就都实现了。不管怎么样,这还是取之于部,用之于民嘛。

简又然希望杜光辉也来报名,既然有两个额,杜光辉要是报名,对于简又然来说,影响最小。

这样想着,简又然就又慢慢地装作有事一样,踱到了工会办公室。杜光辉正坐着看报。简又然问:“看报呢?最近股市牛了吧?”

“牛?熊了,死熊了。”杜光辉从报纸里抬起头来。

“啊,啊,反正我也不炒股。不是不炒,是不会炒,也没钱炒。老杜啊,这次挂职……”

“我不去了。”

“你不去了?怎么?”

“我不想去了。儿子要高考。”

“也是,我那丫头也中考了。你真的就不去?这次可是两个额的。”

“真的不去了。”

“啊……也好。”简又然叹了口气,往外走。杜光辉却又问道:“你报名吧?”

简又然回过头来,说:“我当然报,你也报吧。下去也不是天天待着,一样回来照顾孩子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杜光辉没有说话了。简又然便出来,到欧阳部长的办公室里。欧阳部长正一个人在里面看文件。简又然小心道:“部长,这次挂职,我想下去。您看……”

“啊,很好啊!年轻人,就要下去嘛。”欧阳部长笑着。

“不过,到哪里还得请部长到时给组织部说说。宣传部的干部下去,也不能太差了。何况这次是两个。”

欧阳杰抬起头,看了看简又然,问:“报名的人有吧?还有谁?”

“目前还不太清楚。杜光辉杜主席可能也要报的。”

“杜光辉?啊,啊,好,好啊。”欧阳杰又低头看报了。

简又然站了会儿,给欧阳部长添了杯水。手机响了,他赶紧出来,到走廊上接手机去了。

过了两天,宣传部的挂职干部报名名单出来了。一共是四个人。简又然、杜光辉,还有两个年轻的副处长。

这个报名名单完全在简又然的意料之中。这次挂职,与上次有很大的不同。不同就不同在这次有两个额。你别小看了这两个额,有时候,名额多,隐含的问题更多。既然准备报名,大家都是私下里反复地掂量了的,自己有几斤几两,也都盘算过。拿到桌面上来一比,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最后的区别就在于主要领导更倾向于谁。杜光辉上次就是因为领导层的不同意,被刷了。

从挂职会议召开后,简又然第一次特别高调地和部里其他的许多同志,谈起了下派挂职的事。他这其实是提前给其他人打了个招呼,我简又然这次是要下去的,你们就不要太和我争了。另一方面,简又然又特地与杜光辉打了个照面,鼓励杜光辉也去报名。杜光辉虽然并不占太多的优势,但他已经是第二次报名了,而且年龄也大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很有把握的。杜光辉能下去挂职,这其实为简又然打了个掩护。简又然知道,在部里面,也有不少人对他有想法。树大招风吧,谁让他占在办公室主任这个显眼的位置上呢?

果然,正处级的干部,就简又然和杜光辉两个人报名了。

两个报名的副处级干部,其实也只能是凑个数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行,但报名一次,显示了愿意下派锻炼的诚意,又多少给领导增加了一点印象。机关里,有些事还真的要出头,只要不影响别人,出头总不会是太坏的。

王化成副部长将报名情况给其他几个部长通了气,又请示了欧阳部长。欧阳部长笑着说:“既然报名的情况已经很明朗,那就初步定了这两个同志吧。都很不错,都很优秀,都很值得培养。”

事情就这么算定下来了,在别的机关,可能要反反复复地搞上几轮,到宣传部很快了结了。这也见得出宣传部现在班子的力度和内部的和谐。

王化成副部长随即找简又然和杜光辉两个人谈话。因为是同一件事,就放在一块了。简又然在进门时,看见王部正在翻着干部档案。简又然问:“王部,定了?”

“定了,就你和杜光辉。”王化成把档案合上,档案黄色的封面显得庄重。

“那真得谢谢王部了。不过,这真定了,心里却有点……”

“又动摇了?哈哈,快啊,不就两年吗?快!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

杜光辉推门进来了,站在边上。王化成说:“坐下吧,主要是你们报名下派挂职的事,部里几个部长碰了下,就定了报你们两个。当然,这事还得向上报,最后的决定权在省委。不过,你们既然报了,就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你们这个年龄,正是下去好好干点事的年龄哪。再过几年,到了我这个年龄,想下去人家也不要了。是吧,哈哈。”

杜光辉和简又然两个人都跟着笑。

王化成又说了些其他的,因为没有最后定,其实这些话都是些不着边际的。简又然说:“这得感谢部里的关心,给我们这样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。是吧,光辉。”

“当然是”。杜光辉马上回过神来,应道。

王化成笑了笑,说:“你们都忙去吧,没下去之前,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做好的。”

“这个我们知道。”简又然用了“我们”,显然也包括了杜光辉在内。从这一刻,他们两个共同成了省委宣传部挂职干部。人的命运就是这样,本来是平行线,可是因为某一件事,某一种原因,就成了相交的线。他们的命运,因为挂职,而暂时地绾在了一起。

出了王化成副部长的办公室,杜光辉突然笑了一下,简又然问:“笑什么呢?”

“上一次,我是真心要下去的,结果没去成。这一次我可是闹着玩儿的,结果却成了。”杜光辉说。

简又然赶紧拍了杜光辉肩膀一下,说:“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。杜主席,准备准备吧。”

杜光辉点点头,在部机关里,杜光辉虽然性格有点古怪,但是,他和简又然处得却还算好。简又然这人能说会道,更重要的,他能摸得准一个人的脾气。对于杜光辉,简又然从来都是不远不近,既亲近又有些冷漠。这倒让杜光辉感到自在。两个人虽然谈不上什么好,但是,一直没有矛盾。在一些小的问题上,简又然时常还站在杜光辉这一边的,比如工会的一些活动,办公室总是尽力支持。包括有时组织职工开展个歌唱比赛什么的,简又然就曾主动地为工会拉到过赞助。杜光辉虽然明的不说,心里对此还是感激的。

现在,两个人要一道下去了,也是缘吧。杜光辉笑道:“我没什么准备的。不像简主任,你下去是镀金,我下去是混日子啊!”

2

杜光辉回到家,已经很晚了。几个老同学聚在一块,他多喝了两杯。喝完后,又被拉着去唱歌。这同学里面,有一位成了大老板,出手阔绰,每个月总要把在省城的同学们找着聚一回。反正有人买单,杜光辉也乐得参加。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,他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。而且,私下里他还有一个小心思,在这聚会上,他能看见他在大学时代就曾暗恋的莫亚兰。

莫亚兰是当时中文系里最漂亮的女生,就是站在艺术系那些女生们中间,她也是人尖子一个。杜光辉来自于农村,乍一到大学里,猛一见这么漂亮的女同学,他简直有些恍惚。当然,他也知道他和莫亚兰不可能是能走到一块的人,因此,他一直暗恋着。直到快毕业时,有一次莫亚兰竟突然要请他看电影,他当时有点懵了,懵懂中就拒绝了。后来毕业,他在糊涂中被分到了省委宣传部,莫亚兰也在省直,两个人却没有再见面。直到五年前,那个发了财的大老板同学把大家又拢到了一起,他们才看见都已是人到中年的彼此。莫亚兰有一次酒后开玩笑说:“当时,我可是真心请你看电影的,可是……”

杜光辉只能是笑一笑,就是现在,他看见莫亚兰,还是能听到自己的心像只小鹿一样地跳动。暗恋有时候比明着恋爱更让人难以忘怀。

莫亚兰今天晚上也唱了好几首歌,其中就唱到了他们大学时经常唱的那首《红河谷》。杜光辉也跟着唱了,唱着唱着,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幸好灯光很暗,人们的注意力也都在歌上。散场时,莫亚兰要送杜光辉,杜光辉说:“不用了,喝了酒,正好一个人走走。”莫亚兰说:“都快老了,还是当年那倔脾气。”

开了门,妻子已经睡了。儿子杜凡凡的房间里还亮着灯。明年就要高考了,孩子学习紧张得很。杜光辉站在儿子的房门口,静静地看了一会儿,心里叹了口气,就坐到客厅的沙发上,然后冲了杯茶,慢慢地喝起来。

部里下派挂职的干部,最后经过省委组织部和有关领导的研究,已经正式

定了杜光辉和简又然两个人。现在没有定的,就是他们分别到哪个地方去挂职。晚上喝酒时,他已经把这个信息发布了。其中有几个同学劝他赶快找人。下去挂职到哪个地方很重要,去的地方差了,日子不好过,将来回来也安排不好。有人建议杜光辉找一下部领导,或者找找其他人,争取到湖东县,或者平山市这样的经济基础好、省领导重视的县市去。杜光辉说:“反正都是挂职,也就两年时间,到哪里去不都一样?”

“这可不一样!”那个大老板同学道,“怎么一样呢?我这几年虽然在做生意,可是官场上的事,也知道些。到经济基础好的县,人活得滋润,将来安排也容易。在底下两年,干工作是一个方面,更多的是利用底下县里的资源,为将来回来安排作准备。光辉啊,你可要想长远些。”

大家都说是,杜光辉也就点点头。

可是,要是让杜光辉再去找欧阳部长,或者其他副部长,提出具体到哪个地方的要求,这让杜光辉为难。喝了口茶,杜光辉朝儿子屋里说道:“凡凡,该休息了吧?”

“还有两页,看完就休息了。”儿子答道。

杜光辉又叹了口气,正要起身,就听妻子黄丽喊道: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?又去喝酒了吧?真是……”

杜光辉没有做声,黄丽也没了声音。每次杜光辉在外喝酒回家,黄丽总要这样说他几句。这让他很心烦。杜光辉的妻子黄丽在省进出口公司工作,人长得不算漂亮。当年,杜光辉分到省委宣传部后,挨了好几年,一直没谈恋爱。到了快三十岁时,才由别人介绍,与黄丽认识。不到半年,两个人就结婚了。黄丽性格暴躁,风风火火的,与杜光辉的冷脾气,完全不一样。在家中,大小事情,都是黄丽做主,杜光辉也乐得清闲。黄丽虽然长相一般,但对服装的要求很高,也许这与她的职业有关。杜光辉最看不惯的就是她一天到晚不断地买衣服。有些衣服才穿了一两次,就又扔了。这让杜光辉心疼,黄丽却说:“佛要金装,人要衣装,你不懂,这就是生活。”

这就是生活!杜光辉想到这儿,笑了一下。人到中年,还有什么生活可言?特别是夫妻生活。都是围着儿子转了,家庭的稳定器是儿子,家庭的核心也是儿子。这次下派挂职,本来杜光辉是不准备再报名的。上一届他满怀激情地报了名,结果却没下去成。还惹得黄丽骂了一顿。黄丽说:“四十多岁了,还蹦蹦跳跳,也不怕人笑话?”

杜光辉一想也是,要是报名成了,倒也好。关键是没成。这次下派干部会议

开了后，他压根儿连想都没往那上面想了。虽然简又然鼓动他，他也没有多考虑。说是儿子要参加高考，其实是没了兴趣。最后促成他报名的还是莫亚兰。

莫亚兰是主动给杜光辉打电话的，问：“你报名了没有？”杜光辉说：“没呢。”莫亚兰就劝道：“还是报名吧，像你这样的性格，如果不去，一辈子可能就只能停在工会专职副主席这个位子了。下去转个两年，回来无论如何也能解决个副厅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“何况，你要下去了，我们以后也可以到你在的地方去混混。”莫亚兰这最后一句看似玩笑的话，真正打动了杜光辉。他报名了，连黄丽他也没说，直到现在，黄丽还不知道。他想等一切定了后，再告诉她。不然，黄丽那张嘴，可是惹不了。上一次，黄丽支持他。这一次，黄丽没有再支持他的理由了。

早晨起来，杜光辉像往常一样，上街买了早点，然后回来看着儿子吃了下去。儿子上学后，黄丽才起床。杜光辉说：“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”黄丽也不做声。刚刚睡起来的脸色，发着虚光，杜光辉看着转过了头，夹着包出门了。

在省委宣传部的楼下，杜光辉碰到了人事处的张处长。张处长喊过他，说：“老杜啊，你这次可是为别人开了道啊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哈。你不知道？这一次要求下去挂职的，原来不止你们四个，还有好几个处长都有想法。一开始听说就简又然一个，大家都想报名。这好事也不能老让简又然占着，是吧？可是，后来看见你也报了，大家没话说了。一来你是上一届就报了，二来你年龄也长一些，更重要的，大家都觉得两个额，简又然基本上是定了的，要是再报，岂不就是又要把你杜主席挤下去？复杂啊，复杂！”

“我还真不知道这么一摊子。不就是挂职嘛，要早知道，我不报就是了。”

“那不能这么说，老杜啊，你要报。你最适合。”

杜光辉望着张处长，正要说话，简又然过来了。简又然是送王化成副部长出差的。王部长正和年轻的高处长一道，边说边上车。

杜光辉和张处长站了会儿，等车子走了，才上楼。

杜光辉心想，又是小高。他是这么称呼年轻的高处长的。这个女孩子最初到部里来的时候，还是在他手上办的手续。

进了办公室，泡好茶，杜光辉开始考虑这一天的工作。其实工会也没什么具体的工作好考虑，他只是简单地想了想，就理清了。然后，他开始看报纸，刚到的晨报，他喜欢看的报纸。看着看着，他就走了神，他想起昨天晚上同学们的话，不仅仅是要下去挂职，关键是到哪个地方。是啊，到哪个地方呢？路太远了，照顾家不方

便；太近了，也不好。经济太差了，总有压力。他开了抽屉，拿出电话簿，一一地看了遍各个县和县级市的名字。自己的家乡所在的那个县，他是不会去的，太麻烦。黄丽的家，在外省。要说让他满意的，倒是像湖东这样的县，不远不近，经济又好。

省委组织部里，杜光辉也是有同学的。不过这个同学跟大家来往少。虽然就在同一幢办公大楼上，但平时也就见面点头。这么多年，好像也没什么来往。这个同学是干部一处的处长，听说手中的权力很大。同学们聚会，他也一直没有参加。杜光辉想：要不要找找这个同学呢？再怎么，也还是同学吧。

但是，杜光辉的心里还是有些犹豫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找到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号码，打了过去，说找王鹏处长。接电话的人说：“我就是。”杜光辉道：“我是杜光辉啊。”

“啊……杜……杜主席。你好！”王鹏似乎有些吃惊。

杜光辉笑道：“是啊，老同学。我是要找你点事，我报名下去挂职了。”

“那好啊。”杜光辉听见王鹏喝茶的声音了，咕咚一下，好像很急似的。

“我想请你说说话，能不能到个……好一点的地方？”杜光辉说着脸却有点发烧了，他端着杯子，也咕咚了一口。

“是这事，好啊，我一定说。”王鹏很干脆地答应了。

放下电话，杜光辉想还是同学好，说话不要拐弯抹角，来得干脆。

办完这事，杜光辉起身准备出门，他喊了工会的王科长一道。每年部里都要搞一次迎新春乒乓球比赛，如果仅仅是部里职工参加，那就好办了，但是，欧阳部长一直强调要搞联谊活动，要多走群众路线。因此，前几年，都是找上某一家大型企业，在一块搞个比赛，声势大，又不需要部里出钱，两头好看。欧阳部长很赞成这种做法，今年的活动，也就还得按照这路子来了。丁部长已经明确地把这事交给了杜光辉，都十一月底了，必须定下来。

联谊的企业，杜光辉已经瞄好了，这次他定的是江山汽车制造公司，这是一家有三千多工人的大企业。省委宣传部与他们联谊，他们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昨天，杜光辉直接打电话给公司工会的鲁主席，鲁主席一口应承。不过细节的事还是要商量商量，比如谁跟欧阳部长合作，最后的比赛名次又如何确定，等等。不管跟哪个单位合作，部里总得在前三名当中能占上一个，特别是几位部长，既要充分地发挥好他们的球技，又要让他们感到比赛的真实氛围。杜光辉毕竟也在机关待了二十多年，这些最起码的规则，他还是懂的。

到了江山汽车公司，鲁主席已经在等了。公司老总也抽空过来，打了个招呼。杜光辉虽然只是个工会专职副主席，但他是省委宣传部的工会专职副主席，自然